书生虎胆

——追忆老兵毛文戎

■颜 军

国防纪事

突然从电话里听到老领导毛文戎去世的消息，我愣了一下。放下电话，思绪不禁回到1994年夏天。那时我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来到创刊不满一年的《中国国防报》编辑部，在满是稿纸墨香的办公室里，见到了毛文戎。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编辑部的同事们亲热自然地叫他“毛老”，我也随着大家叫他毛老，捧着稿纸跟着他学策划、学写稿……他就这样成为我军事新闻路上的引路人。

如今毛老驾鹤西去，他亲切温和的笑容却在我的脑海中愈发清晰。从16岁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到90岁仍笔耕不辍的国防老兵，他用传奇的一生书写着对党的忠诚、对军事新闻事业的执着。那些熔铸在战火与笔墨中的精神印记，成为永不褪色的记忆。

青春仗剑

毛老1933年8月8日生于湖北省房县。1993年9月《中国国防报》创刊时，他已经年满60岁达到退休年龄，经报社领导批准，他留在岗位上为军事新闻事业再贡献一份余热。

虽然已经被我们称为“老”，但聊起自己的青春戎华，毛老依然神采飞扬。1949年，他还是一名16岁的高三学生，远赴成都准备去报考四川大学。途中遇上贺龙率领的解放军第18兵团，越过秦岭进军成都，他随即加入第18兵团60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1950年10月，60军受领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任务。年轻的毛文戎没有给家里写信，跟着部队踏上出国作战的征程。部队先是徒步行军，从成都到绵阳，然后坐上大卡车，越过秦岭来到陕西宝鸡，又坐闷罐火车，一路开进河北沧县待命。听说上战场头部负伤不好处理，他上街剃了光头。回来之后，他第一次受到表扬，领导说剃光头表明决心大。决心，在那个时候，就是上战场流血牺牲的决心。

1951年3月18日，60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当时正值冬末春初，天气寒冷，道路泥泞，美军飞机天天骚扰轰炸，部队夜行昼宿。天亮宿营，毛文戎一脱袜子，脚上不少血泡，老战士用头发穿针，帮他将脚上的血泡挑破。到了夜里，行军继续，脚一沾地如针扎一样疼。“咬着牙，疼过了，麻木了，就好了。”就这样22天连续行军千余里，到达前线，随即投入第五次战役。毛文戎被任命为军司令部作战科密语翻译。当时敌我双方都使用步话机进行战场通信，只要频率一样，通话内容敌我都能听见，所以必须把通话内容变成各种各样的密语，编成一个密码本，有文化的毛文戎就负责带那个密码本。战役打响后，又是连续20余天转战，人疲劳到极点，走着走着就能睡着，他到炊事班去找了两个干辣椒放在口袋里，瞌睡了就咬一口，坚持着直到把任务完成。

一次遭遇敌机空袭，他和两位战友一起被埋在炸塌的猫耳洞里。拱出来后，三人满面泥土，就剩牙齿是白的，但大家相视开怀大笑。这段经历让他深刻理解了战争的残酷，也完成了一个青年学子向革命军人的淬火。50年后，他回忆起那段岁月，仍满怀激情地写下：“我庆幸，在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战火淬炼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60军移至谷山附近休整，担任志愿军总预备队。毛文戎也转到政治部秘书科、宣传科工作，并参加了让他永生难忘的1953年夏季反击战。

为配合板门店停战谈判，志愿军发起夏季反击战役。60军的任务是攻占金城东北方向南朝鲜军控制的3个高地。这场仗不好打，敌军阵地地势高耸、险峻陡峭，中间还隔着山谷，我军进攻要先下谷再爬山，贸然进攻势必遭受重大伤亡。于是，60军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将主攻部队提前一天秘密潜伏至敌阵地前沿山坡，总攻时突然发起攻击。经过计算，要打掉敌人一个加强团防守的阵地，潜伏的进攻部队需要3500余人。这么多人潜伏在敌人眼皮底下，怎样让敌人发现不了？

60军设想了潜伏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反复研究演练后，到志愿军总部做汇报。代司令员邓华听取汇报后，问战士一个关键问题：如果被敌人的冷枪冷炮击中，你们怎么处理？

这个问题，60军上下在军事民主大讨论的时候已经回答过无数遍，侦察兵回答：坚决学习邱少云。

带着这个答案，毛文戎和宣传鼓动组来到主攻团尖刀连，跟文工团员一起演出：“邱少云，真英雄。一切为胜利，不怕烈火熊。英名传千古，豪气映天红……”

1953年6月9日深夜，潜伏部队3500余人携带轻武器和干粮，推进至距敌前沿不足200米处，一直潜伏至10日黄昏。总攻开始前，敌军曾向前线开枪打炮进行火力试探，有的战士被炸伤，疼得把毛巾都咬烂了。有一个战士叫张保才，腿被炮弹炸伤，直到牺牲也没发出声响。天黑之后，我军万炮齐鸣，潜伏部队一跃而起，仅用1小时10分钟，攻占全部目标，歼灭南朝鲜军第27团大部（约1500人），被军史评价为“抗美援朝战争中规模最大、最成功的敌前潜伏战例”。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10月，毛文戎随部队撤回国内。1954年初春，他又奉命只身入朝执行任务，路过平壤，看到有孩子背着书包上学。他的心情就像掉进蜜糖罐里，情不自禁地哼起朝鲜民歌《春之歌》。“我想，朝鲜的春天来了，我们祖国的春天也来了，这是和平的春天、建设的春天、胜利的春天！这就是我们浴血奋战赢得的春天，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期盼的春天啊！”

笔墨芬芳

1966年，毛文戎调入解放军报社，开启精彩纷呈的军事新闻生涯。

编辑部汇聚了来自全军的新闻名家，在他们眼里，毛文戎是一个性格并不张扬、一心钻研业务的“报人”。1984年10月，《中国民兵》杂志创刊。作为杂志副主编，毛文戎要深入采访报道，指导民兵工作建设，又要到基层送杂志，打开订刊网络……

1993年9月2日，《中国国防报》创刊号出版，毛文戎承担了报纸的编辑工作。

也就在这时，我来到毛老身边，跟着他做了3年报纸编辑。我突发奇想，应该让我们的报纸摆上报摊，走近每一位读者，让国防教育的声音深入大街小巷。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毛老，毛老带着温和的笑容看着我，对我说：“年轻人就应该有想法，去试试吧，我可以给你当版面编辑。”

就这样，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1997年6月27日，解放军报社第一张面向市场的报纸《中国国防报·和平树下特刊》创刊，毛老为特刊撰写了发刊词《我们共植“和平树”》。

写到这里，我的视线不禁再次移向桌边那摞泛黄的报纸，最上面是那张珍贵的创刊号。那是我珍藏的新闻记忆，也记录着毛老在一个新人成长之路上的默默陪伴。我一张张地翻着那些泛黄的报纸，查看印在刊头“本版编辑”后面毛老的名字。看到1999年8月他66岁生日之后，他的名字悄然离开特刊，我不禁泪洒书案。

在军事新闻的工作岗位上，毛老是一位多面手。他既是优秀的军事记者和编辑，又是出色的科普作家和国防知识传播者。

作为经历过战火熏陶的军事新闻工作者，毛老认为：国防宣传不仅是笔墨工作，更是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传承——就像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用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动员战士一样，如今要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唤醒全民的国防意识。他常常为一个标题反复推敲，曾为一篇稿件七易其稿。在一个个版面上，他像一位不知疲倦的园丁，精心培育着国防科普的土壤。他为报纸杂志拟制科普文章选题1000余个，编发和撰写科普稿件2500余篇约400余万字。

诗以咏志

跟随毛老学习多年，我却不知道自己的老师还是一位诗人。直到毛老退休后，他逐渐整理了自己从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到安享晚年的心得，把传奇的人生故事化作一篇篇诗文，我才真正透过那些诗句，看到他精彩而丰富的内心。

跨过鸭绿江入朝之时，未满18岁的他提笔写下《七律·大军别安东》：“春寒日暮霭朦胧，鸭绿冰封雪未融。昨荡三山豪气在，今征联寇势尤宏。雄师开进猛如虎，铁脚飞奔阵似龙。昂首高歌雄赳赳，遥闻前线炮隆隆。”

202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87岁的他在央视镜头前唱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满怀豪情，让人仿佛看见当年慷慨报国的青年。跨过鸭绿江，眼前的朝鲜新义州一片漆黑，遍地残骸，他奋笔写下《夜过新义州》：“枭敌何凶残？今看新义州。穿街兼走巷，未见一幢楼。瞠目问残壁，乡亲何处留？回眸江北岸，灯灿似龙舟。”目睹朝鲜被战火肆虐后的惨状，借由诗句抒发对敌人暴行的愤慨以及对和平的深切期盼，彼时刚踏入战场的他，内心满是对战争残酷性的震撼，更坚定了保家卫国的决心。

谷山休整期间，战友为他拍了一张照片，他写下《五绝·朝鲜战地照》：“耳畔炮声隆，身边战火熊。书生炼虎胆，无畏更从容。”直白却充满力量的诗句，瞬间将人拉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让人真切感受到青年学子成长为坚毅战士的心路历程。

1953年夏季反击战中，他从前线返回路过一个山坡，坡上有个干部带着几个战士在掩埋烈士，有的同志一边埋一边哭，他过去问怎么回事。原来有的同志头天晚上进攻的时候，被敌人的炮弹、子弹击中，面目全非，无法分辨。胸前口袋背后写着姓名单位、通信方式的布条也被炸烂，只能按无名烈士掩埋。目睹此景，他悲愤不已，返回部队，掏出小本写下一首诗：“前宵鏖战急，烈士面容非，一切为胜利，何必问名谁？”

当昔日的硝烟渐渐远去，他开始以细腻的笔触写下对国家崛起的礼赞，从一穷二白到繁荣富强的巨变在诗行中徐徐铺展。

2024年全国两会前夕，他慨然赋诗《五律·谒人民英雄纪念碑》表达情感：“丰碑耸入云，展示中华魂。不愿做奴隶，抗争从未停。前仆有后继，无畏勇牺牲。先烈为明镜，高悬励后人。”

行行诗句，见证着一位老兵的赤子之心。他曾说：“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战火，更懂得和平的珍贵”“活着要对得起牺牲的同志”“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值得”……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英雄，不仅是战场上的冲锋者，更是精神高地的守望者。

夏之歌（版画） 刘石林作

首战用我

用我必胜

问 田篆刻

红色记忆

壮歌一曲动太行

——抗战歌曲《在太行山上》背后的故事

■褚振江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

这首描绘游击战争图景的合唱歌曲《在太行山上》，诞生于1938年，是为在太行山地区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抗日军民而创作的。词作者是亲历太行烽火的桂涛声，曲作者是跟随“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辗转到武汉组织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冼星海。作为抗战歌曲中的经典之作，《在太行山上》曾激励无数中华儿女投入抗日救亡洪流，承担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

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辟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祖国山河。

当时，青年爱国诗人桂涛声跟随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来到山西省陵川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桂涛声1901年出生于云南省沾益县（今曲靖市沾益区），学习刻苦，又有音体美特长，1928年5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根据抗日素材，创作了许多富有战斗性的作品。

随游击队转战陵川的过程中，桂涛声既为太行山的壮观景色所惊叹，更为太行山地区抗日军民的救亡热情而感动。轰轰烈烈的全民族抗战动员，使中国的劳苦大众开始体悟到“有国才有家，打走日本鬼子才能过安生日子”的道理。看到抗日儿童文工团演出的剧目《四杯茶》中，有儿子要参军到抗日前线去，向父、母、妻、妹等4人一一敬茶的离别场面，桂涛声脑海里一遍遍浮现“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火热场景，深感抗日军民才是真正阻挡日寇的“铜壁铁墙”。感乎于心，触景生情，酝酿半年的诗篇从心底喷涌而出，他随手将草拟的歌词写在烟盒纸上。

二

1938年5月，桂涛声离开山西，6月返回武汉，即带着歌词去见冼星海。当时，冼星海进入由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担任音乐科主任，主持抗战音乐工作。

接过桂涛声写在烟盒纸上的歌词，冼星海让桂涛声给大家介绍太行山军民抗敌战况。当得知八路军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9座，大家一道为胜利欢呼。送走客人后，冼星海依然被太行山抗日军民的事迹深深感染。坐在钢琴前，南太行赭红色绝壁从华北平原拔地而起的雄姿，以及萦绕其间决死抵抗的汹涌民情，瞬间点燃他澎湃的激情，滚烫的歌词插上了音乐的翅膀：“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1938年7月，周恩来和郭沫若正在武汉准备纪念全面抗战一周年群众歌咏大会，得知桂涛声和冼星海创作了一首新歌，便欣然前往冼星海住所先听为快。

斗室内，冼星海全神贯注地边弹钢琴，边调整修改曲谱。郭沫若提议让冼星海试唱：“我和周公当你的听众。”冼星海说：“这是一首二部合唱，需要有一个人和我配合。”周恩来便主动要求唱第二声部。两人浑厚激昂的歌声在小屋回荡。一曲唱罢，他们当场决定，将《在太行山上》作为歌咏大会演唱曲目。

当朱德总司令在抗日前线听到这首《在太行山上》时，十分喜欢，大加赞赏。他把歌词抄录下来，随身携带，不仅自己学唱，还要求八路军总部人人学唱，要求部队官兵学唱。

三

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在太行山上》，凝聚了全民族抗战的钢铁意志，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发出了时代强音。冼星海在其《创作札记》中写道：“写成后，在汉口抗战纪念宣传周歌咏大会上由张曙、林路、赵启海等唱出，听众大声喝彩，要再唱，此后又传遍了全国。现在太行山上的游击队以它为队歌，老百姓、小孩子都会唱，到处听到‘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的句子。”

1938年11月冼星海抵达延安时，他的音乐已先期到达。无论在当晚的鲁艺欢迎晚会、隔日的戏剧演出还是几天后大礼堂开会，他和妻子钱韵玲总被要求“来一次‘全面抗战’的《在太行山上》！”每次开会前，大家也要请冼星海指挥全场合唱，曲目必有《在太行山上》。在大家心中，这首歌的艺术形象，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八路军。它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伟大的音乐标志。

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在太行山上》表达了太行儿女刀枪凝恨、誓灭日寇的心声。歌词慷慨雄壮，富有战斗性，成为促醒民众的有力口号。歌曲第一部分是抒情的慢板，如朝阳冉冉升起，号角般的旋律引出主题，营造出此起彼伏、一呼百应的气氛。第二部分进入快板，节奏铿锵有力，鲜明地展现出抗日队伍迅速投入战斗的精气神。

音乐无形无迹，却有千钧之力，可敌千军万马。《在太行山上》见证着抗战的热血与烽烟，是太行山军民顽强不屈的精神符号，是那段峥嵘岁月的“时光留声机”。如今，它回声嘹亮，永远激扬在我们的精神世界，共鸣于民族的心灵家园。

父亲的爱

■刘 蕊

一瓣心香

父亲驻守的营区在草原腹地。儿时去营区探亲，草原辽阔荒芜，人烟稀少，夜晚没有城市里的霓虹璀璨，我经常觉得孤独又无趣。那些日子里，我见过父亲坐在办公室认真工作的身影，听过凌晨刺耳又急迫的哨声，也看过战士们负重翻过一个又一个小山丘。

当时的我并不理解，为什么父亲可以在这个地方待这么久？为什么这些年轻的战士们可以一直充满激情地驻守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上？

常年聚少离多，忙碌的父亲很少和我沟通。面对成长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心思细腻的我想征求他的意见，他常说“你自己决定”。

我不喜欢父亲的很多方面，比如他少言寡语，不理解青春期叛逆的我，心里只有他的军营，学校门口见不到他的身影。但是，我爱他宽阔的胸膛，爱他身上的绿军装。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父亲对这片草原的感情。父亲说他永远记得，在艰苦任务中收获的战友情，牧民们紧紧握住他粗糙的手表达感谢，还有顶风冒雪把婴儿送到医院时，孩子父亲眼角感激的泪。对他而言，这些经历是珍贵的、难忘的。他告诉我：“当你把吃过的苦和遇到的困难看作自己的财富，不抱怨，学会承担和接受，那你一定坚不可摧。”

父亲挺拔的脊梁、坚定的眼神，让我对军人有着崇高的敬意，那身军装对我有无限的吸引力。

后来，我也成为一名军校学员。军校生活中，我拥有了纯洁坚韧的战友情谊，经历各类大项考核，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在毕业联考即将来临之际，我的战术基础动作成绩不尽人意。我不惧锋利的铁丝、坚硬的地面，在肉皮与地皮较量的过程中，磨炼自己的意志。烈日炙烤大地，汗水从额头不断滚落，模糊了我的视线。恍惚间，我好像回到记忆中的那片草原，看到父亲和战友们一起爬冰卧雪。猛然间，父亲转过头对我说：“刘蕊，坚持住，你是军人的女儿，天生就有钢铁一样的脊梁！”我仿佛接收到父亲给予的力量，在低桩网中提速前进直至终点。

父亲不善表达，却用行动影响着我，引导我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父亲的爱，或许不外露、不显眼，却深沉而独特。父亲的爱，需要慢慢体悟，需要时间来解码。当我走在他年轻时走过的路上，仿佛能看见他留下的脚印。曾经我误读他的严肃为冷漠、他的沉默为疏离，直到某天，看见他珍藏的相册里置顶的是我军校开学前在校门外的留影，发现他手机的天气预报永远关注我所在的城市，我才明白，原来自己一直行走在父亲无声的关注与牵挂中。